



普濟戰紀

第八冊

リ 9
6255
8



普法戰紀卷十一

南海 張宗良 芝軒 口譯

吳郡 王 韜 紫詮 輯撰



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法國爹亞前赴普
營。議立和約。所籌條款。悉臻妥善。惟於割與蔑士一事。
爹亞殊不以爲然。因與普相再三辨論。自願將蔑士境
內諸礮臺。盡行平毀。撤邊防。薄戍守。以釋普國猜疑。而
求其地仍歸於法。普相不可。爹亞曰。若是如民心之不
欲從何。普相曰。是不足慮。第五款中有云。倘所割之地。
境中民人。願歸何國者。聽其自便。兩不之強。如蔑士民
心。有不願歸普國統轄者。則寬以時日。使其鬻田產。售

屋廬貨物業。徙居法國境內。又何庸憇憇然爲之顧慮耶。於是互相持論。各守一說。普相所取。非爹亞所與。爹亞所可。非普相所許。以致爹亞慷慨奮激。鬚髯磔張。毅然對曰。如是不如其舍和而從戰也。迨割地之款既定。爹亞又不欲普軍入法京。普相曰。如是則法京仍未下矣。將息兵約中。所稱納款獻城之謂何。苟此款不行。則敵國當自取之。以敵國今日之兵力。亦復何堅之不摧。何險之不破。藐茲法京。取之如寄耳。因與爹亞多方辨詰。其議始成。至晚爹亞始簽名於約內。立即馳赴波茶新都。呈約稿於國會人員。以俟裁奪。普法和約安立。簽名之後。普王卽盛設讌宴於華西路大營。於時各邦諸侯。普國大小文武臣工。咸來趨賀。群至御前。摘冠稱慶。

普王宸衷大悅。將所允法國和約。昭示於衆。群臣循覽既畢。卽命以次列坐侍宴。普王以左手握軍師毛奇。右手握兵部大臣欒。諭之曰。普法兩國之戰。近代罕有比倫。其使膚功克奏。強敵求成者。皆二子之力也。行見汝二人勳名不朽。彪炳史冊。將偕鐘鼎山河而並壽矣。是夕。飲酒極歡。皆罄無算爵。夫普國人才。正如祥麟威鳳。振耀一時。蓋不獨首相之經權。軍師之韜畧。王子之功在折衝。郡王之長於戰陳而已。如兵部大臣欒將軍者。人猶未之知也。抑知欒將軍之勳烈。固不在此。四人也。欒將軍者。年六十有八矣。亦普之宿將也。生於一千八百一十年四月三十日。少居普京伯靈。讀書於太學。學授韜鈴。能悉諸書之微奧。學中師甚奇之。曰。此子他

日大將才也。可以獨當一面。必能戡殘戢暴。克敵摧強。爲國家宣力。一千八百二十一年。入軍籍。一千八百八十二年。領兵圍攻晏利。有功。升授總兵。一千八百五十年。升副將。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四月十六日。立爲船部大臣。管理艦船事務。是年十二月五日。游升兵部大臣。與首相俾思麥。一志和衷。勵精圖治。於閒暇時。著撰兵書。甚多精奧。奇論偉議。見者無不欽佩。其書一出。普京爲之紙貴。普法軍興。專司兵食。轉饟數千里。至不失時。軍中百物充牣。無一匱缺。他如糗糒屏屨。隨宜供給。兵士無不悅服。用能盡力致死。屢奏大捷。擬之蕭何之轉運關中。劉宴之經理河北。殆有過之。無不及焉。以是普王特加嘉獎焉。普王以電報達書於后云。茲蒙上帝垂

佑。大功告成。朕甚欣感。法國和約。今已定立。俟波茶國會集議後。以爲定奪。特此飛書報聞。翼日。普國以電報遞達此約。至俄京。告於俄主。且曰。此役也。由法所逼。不得不起而應之。所幸血戰相持。至今而克完大局。普國永不敢忘貴朝之盛德。所以玉成敝國者。至無窮也。攻戰之禍。兵燹之災。惟普法兩國當之。幸未再延於別國。故在歐洲。猶得享昇平焉。伏願上天降福。丕錫於王躬。不勝幸甚。俄主隨卽答書云。頒來和約。業得祇領。而敬讀之矣。盛意所及。寡人不勝感荷。竊聞和議之成。吾心欣慰。莫可名言。惟願蒙天之眷。兩國永享太平。不復有干戈之舉。惟寡人與貴國。唇齒誼切。肺腑交深。自此日親益密。俾我兩人友愛之情。與日俱長。我兩國永享福

社是所望也。自此普俄之交愈固。二月二十七日。參亞
出示曉諭法京民人。其略曰。咨爾法京衆庶。其明聽余
言。今朝廷切望爾民盡忠。竭智。慮以圖維國事。宏濟
於艱難。嗚呼。法京安危之所繫。固在爾等掌握中。所以
保衛之。而勿使稍遭蹂躪者。咸賴於爾矣。今敵軍肆力
以圍攻。我衆抗志以拒守。併命相持。一百三十餘日於
茲矣。糧絕援窮。士飢馬瘁。所有外應之兵。盡爲敵軍逐
踰魯華河外。所以勢處於萬不得已。始獻礮臺於敵軍。
以期暫爲息兵。籌議六日。始有成說。其罷勉討論者。無
非欲臻於妥善耳。今廷臣俱已簽名。尙俟國會定奪。茲
當議和立約之時。若暫爲息兵之日。不再延期。則仍當
出於決戰。斯時血肉膏於草野。骸骨填於溝渠。流離之

慘。豈忍觀乎。如欲使息兵暫約。展延時日。則當以法京
四分之一。交與敵人據守。如不遵約。則息兵之議。恐
不得成。今敵人已據我礮臺。且將調撥重兵。以鎮守我
之城垣。凡城中所有廬舍物產。悉以爲質。若於約款稍
乖。則所遭之不幸。實爲舉國所關。向者魯華河之外。未
經兵燹。今禍且及於卑連尼矣。夫法京之安固。創殘。其
繫於全局之關鍵。豈淺鮮哉。或謂法自構兵以來。至此
僅八閱月耳。不虞其禍已至於此。或當未必盡然。背城
借一。事尙可行。是乃未能審時度勢者也。汝等斷勿蹈
此覆轍。前者我國軍士。守護京師。旣竭其力。今又拒禦
仙河。克底於保固。護勇坐鎮京中。藉資彈壓。如是則息
兵之約可守。而和議可成。俾我國家離否厄。就泰亨。去

迺遭。卽安平。於汝衆實所望焉。國民既見此示。然後克靖。二月二十八日。開國會於波茶。集衆定議。謂拿波崙朝國祚已終。是日申杪。爹亞在國會起而言曰。我承命所籌辦者。乃傷心不可說之事也。以國事所關。不敢稍辭勞瘁。今已竭心力。殫思慮。煩說詞。立成是約。特將約言。宣告公廷。俾衆咸知。以希裁奪。爹亞宣讀第一款。未終。涕流被面。慟哭不能成聲。因卽退出院外。委廷臣聖希刺。接讀約詞焉。是日之會。未有成議。三月一日。國會人員。重集於波茶。院長李扶冷。再讀是約。各人員聞之意。多未以爲可。多有拒不服從者。宣讀既竟。李扶冷起而告曰。今普軍深入我要地。扼守我法京。國勢之危。莫保旦夕。四處援軍。悉已奔散。苟不速成是約。講好息兵。

則舉國土疆。必盡爲敵軍所蹂躪。異日之患。惟彼蒼能知其所底耳。若審時勢。以謀進止。秉權宜。以定可否。則法國此時。雖力遭挫折。苟能勵精圖治。將來仍必大有可爲耳。依嘉堅溺起而言曰。以鄙臆揆之。是約大不利我法國。不獨有損於目前。且貽患於日後。於是持議者各分左右黨。從者五百四十六人。違者一百七人。旋有紳士奇拉。謂衆曰。是中斷不可許者。尤在割地一款耳。亞魯西士郡。藐士河。摩西河。地廣民衆。其隸法國版圖者。實繁有徒。無不食毛踐土。生息長養。於是翌戴我國家。沒齒不敢有貳心。今一旦捐棄與人。是棄民也。民其謂我何。衆皆未對。後準舍少從衆之例。其約遂定。按普自聯絡南北日耳曼諸邦。及割法之亞魯西士。羅連兩

郡後其幅幘之廣總計八十九萬八千一百方里戶口之數約四十兆十四萬八千二百九十人蓋雖亞於俄而實勝於英法壤列於歐洲之上國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三月一日普王盟成而後入法京是日大會各邦諸侯王子文武臣工咸在其環列於左右前後者約五六百人簡閱軍容於法京外隊伍整肅步伐止齊茶火爭鮮龍蛇耀武其居前列者爲第六路軍一萬一千人其作中權者爲第十一路軍一萬一千人其當後勁者爲巴華厘亞兵八千人普王躬親大閱勉諭衆軍於時鐃吹喧天戈矛耀日甲冑炫麗旌旆飛揚軍士咸呼萬歲閱畢以次入法京是晨法京巡丁先已分布各處彈壓民人預備普軍之入兵入之時彼都人士各安其所街

道中向所設鹿角木柵以資守禦者刪除殆盡市廛衢路間寂然無人無一家不閉戶鍵關者普軍入京時甫辰刻其最先至者軍士則虞蘭兵一人官員則華刺地方總兵官一人於後礮兵騎兵步兵分隊按部而進率皆士馬雄駿甲仗銛耀軍中行部沿途奏得勝之樂聲韻悠揚神志益壯無不隱有顧盼自雄意是役也法人及普息爭捐忿業已暫釋猜嫌而不意有蓬生麻中不扶自植者則一年甫數齡之法童子也當普軍排班入城之際毅然拾石擊之旁有老者見而止之曰嘻勿爾徒增笑耳譬諸鼠子奮鬚張牙直嚙獅尾匪惟無濟且恐速死爾之所志固非今日事也蓋少安無躁噫此童子邁往直前之概亦可謂目無普軍所行雖不自量所

志實有可取。正不得以螳螂當車。蜉蝣撼樹少之也。或謂童子目中無難事。老者心中有遠謀。法京固未嘗無人哉。按法京鞏固堅完。實駕金湯而上之。其富麗亦甲於天下。然六十年中為敵兵所入者。屈指計之。至今而三矣。先是一千八百十四年。英日荷意諸國兵攻法都下之。約成而旋迨。撤師而亂復作。一千八百十五年。諸國復興。師入之時。普軍亦預其役。斯時普王猶職任都統。亦在率兵之列。顧前此之入法京者。由於歐洲諸國合力併攻。今則普獨任其事。昔普王僅得統領偏裨。以當一面。今則由王而帝。雄冠歐洲。綜其前後而觀之。其勢力之盛。勝捷之榮。前二次之入。烏得與之稱鼎足哉。普法議和約內所載割地之款。法國老臣參亞均無異

議。惟念法之所以拒普者。原倚蔑士一城。以為天塹。自議和後。割畀於普。則由此永隸版圖。非法所得屬矣。因獨深以為慮。屬廷臣而謀之。曰。蔑士一邑。城小而固。乃天設之險。法國根本重地也。法京而外。所稱雄鎮者。即當首屈及之。一旦捐棄與人。如後日計何。與其割地。不如行賄。於是轉請於普王。願加酬餉項一千兆西刺士。按西刺士一枚當銀一餅之三約七千五百萬圓。俾此城仍歸於法。普相俾思麥意將許之。而軍師毛奇堅持不可。所請率未果成。按蔑士一城固普相寤寐中所欲得者也。前時致書各國。屢以為言。而與參亞勸斷以爭者亦在此。何至和議既成。而其意反有所轉移。殆不然也。其或已處於和易從容。以示相度。而俾毛奇作難人耳。普自議和後。所有軍士。有旋撤者。有留戍者。行止進退。悉依軍師裁酌。一聽調遣。普軍所過之地。皆額外索取軍需。不從者。或執其官弁。或治其紳士。肆加搜括。頗為紛然。

不靖。普留兵於法境各處。以資鎮守。普軍一切糈糧。由法供給。初議。每普兵一人。須日給以佛狼銀錢二枚。爹亞以為如是。則法將不堪。因求普相減損其數。相爭竟日。始減至每日每兵。給以佛狼一枚。先挺士銅錢六十枚。先挺士銅錢百。值扶冷士銀錢一。然法人於兵燹之餘。而又重之以供輸。亦太勞矣。法酬餉於普。共計佛狼五千兆。合金錢為二百兆磅。法國佛狼二十五枚。其值約抵英國金錢一磅。若以英國金錢一磅。其值應銀四圓八。計之共九萬六千萬員。有西國精通算學之士。謂每人於每日。能數一百六十萬佛狼。自禮拜日不計外。每歲以三百日為準。則須歷五十年。方得了此數也。又一法。金錢二百兆磅。以一人逐枚數之。每日以三時計。每一瞥。能數百枚。歲以三百日為準。須十七年三百十二日。方

可畢事。如欲權其輕重。佛狼銀錢五千兆。其重二萬五千墩。使為金錢二百兆磅。其重一千五百六十墩。若以車載之。每車可裝半墩。即得金錢六萬三千七百三十五枚。須得車三千一百三十八乘。始足以敷運載也。如以金錢層疊積累之。即可至五百九十一里之高。直可凌巨霄漢。如以金錢連接排比之。約可長八千二百六十二里。得以周環英國沿海之地。若以金錢砌成方臺。則其上可容十數人。演習步伐。綽有餘地。若欲貯於屋中。則其屋須高十尺。廣十尺。長六丈三尺。方可容之。如以佛狼銀錢連砌而直布之。則其長可至二十一萬四千三百七十四里。約得月環地球之一。若以一瞥。能數五佛狼計之。橫六十分。成一瞥。則自漢哀帝元壽二年。至今猶未

得窮其數也。

按自西國耶穌降生紀元以來。歷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每刻約計十五。八百七十一年統計之。僅能取至四千九百十六兆九十八萬八千耳。故謂其數未畢也。

普法之戰。約甫七閱月耳。而其償普之項。已如此。若並法國所耗之款而計之。則其數又當何如。三月二日。普王於華西路大營。以電報致書於后云。法人畏威行成。波茶所立和約。已簽名訖事矣。憶自軍興以來。凡七越月。戰必勝。攻必取。而謂朕之能遂足至是乎。此皆臣工竭其忠悃。將士鼓其勇力。為國建威。奮揚武衛。並賴通國日耳曼民人。竭蹶輸將。翼助王室。嗚呼。仰蒙昊蒼錫予福祉。溥錫矜憐。消戰鬪之災。成和平之樂。茲役也。合敬謹歸榮於上帝。西國日報論普王誠於事天。近所罕覩。其所與人書。事無鉅細。必稱上帝不輟。其所為偶有

與古人適相合者。昔俄主敬禮上帝。精誠勤恪。每食必禱。然不知其并吞波蘭國時。亦嘗殷勤祈謝否。日報主筆者。偶援古事。特作解頤語。以資嗚噓。然非所論於普王也。觀其當普法軍興之日。先齋戒以從事。則其他亦可想矣。法京巴黎斯自被圍。以迄釋戰。統計亡於鋒鏑者。共約二十萬。殞於疾病者。六萬。戰馬倒斃者。十萬匹。普國雖戰勝功成。而死亡之慘。幾於沿家而徧戶。故普王詔在法境戍兵。素服二十四日。以彰死事之勤。三月三日清晨。普軍離法京。還屯華西路大營。其時法京民心。雖有不靖。然尚不敢起而為變。是日。普京聞和議既成。定約立盟。一切如命。無不額手相慶。賀至夕。懸燈結彩。熱鬧非常。率皆喜溢於中。樂形諸外。幾於舉國若狂。

較之前歲七月十六日興師之日。倍爲歡悅。是夕街燈密如繁星。煤氣公司。因各戶燃燈太多。不能敷用。遂不克均應其求。故各戶多有懸掛中國燈者。於時明燈朗耀。銀燭輝煌。如在燄摩天上。入不夜城中。游觀者繹絡不絕於途。肩相摩。趾相錯也。王子之妃與姬人。聯袂出游。衣服麗都。儀采秀雅。如天仙化人。雲中遞降。閭閻見之。無不嘖嘖交口稱美。真可謂盛舉矣。或以爲宮眷出遊。不自此日始。然罕有當此舉國歡呼之際者。居民之見宮眷。亦不自此日始。然罕有值此天家快意之時者。或又謂去歲之樂。卽修我甲兵。與子偕行者。無其壯往。今歲之樂。卽虛其彝鼎。爲君銘勳者。無其欣悅。普國有民如此。烏得而不興哉。三月六日被廢法王拿波崙第

三。於普境威林疏噐。賜書法國會院主席云。今者和議已成。凡我法人籌款約論條例。亦旣愴然有戚於中矣。而又殫心竭慮。圖國艱難。亦可謂賢勞矣。聞汝衆集議國會。廢不穀之朝。黜世傳之例。謂國人所遣兵凶。咎由於不穀。嗚呼不穀。雖欲不辨。烏得而不辨哉。國中誰爲此論者。不公甚矣。亦不義甚矣。當啓釁之時。民懷忿嫉。如出一心。豈由於不穀之鼓舞之耶。不穀固莫之能遏也。國會之設。原爲專議和約一歎而已。今越職論事。行非當行。其至會集議。雖爲國民之所公舉。然其所爲。則私而非公也。時以己意易民意。汝衆行事如此。尙得謂之公乎。尙得謂之義乎。不穀不必遠溯前朝。卽已往者。已足爲證。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國會院定國

事。是年十二月十一日。廢黜舊朝主。是議者民也。一千八百五十一年。不穀爲衆所推舉。其時定律院。雖有不附者。而從者之民數。多於違者。七百餘萬。由此觀之。廢立之權。非民所主。而誰主哉。夫國家所以立政治。肅紀綱者。理而已矣。理者。卽兆衆之公心。庶人之清議。而朝廷之基址。所由立者也。非此則篡而已矣。篡則怙權虐政。由此出。故不穀惟一聽之民意。以舍是則無復他從。嗚呼。運會艱危。乃心哀迫。苟柄國者。誠能捐私利。度衆情。則不穀亦當嘿爾而息。乃國會所陳。殊缺群望。使自來國衆秉公之例。由此而廢。故不穀特爲汝衆言之。幸毋忽焉。法國所償普餉。計佛狼五千兆。普魯士酌議。頒分各國之數。甚爲詳核。北日耳曼諸邦。共給三千八百

十五兆。巴華厘亞。共給六百五十兆。戈天畢。共給二百四十兆。巴甸。共給一百九十兆。希士。共給一百五兆。以南北各邦戶口之籍。通計之。每人約可得金錢五枚云。法國廷臣克里毛士。致書於國會院主席云。國家不幸。兵敗行成。敵人所索償餉五千兆之項。宜勸諭民間。暫行借貸。早爲繳還。以免各地外兵。久爲盤踞。其借捐之法。則宜核量其家業之厚薄。以定其助公之多寡。俟國庫後稍充裕。立即按款給還。克里毛士自請於朝。願捐銀二萬五千圓。以爲衆倡。其毀家紓難。急公好義。爲近日法廷中。所不可多得。卽其爲國家計者。正未嘗無所見也。法國郵局所刊日報。自獲聞和議。旣成消息後。日報邊幅。悉加黑色。用以志哀也。其中議論。均多悲愴感

憤之詞。謂繼自今。法國爲敵人所拘制。非如向日矣。顧在此時。要當急籌善後事宜。發奮爲雄。時存臥薪嘗膽之意。無忘今日之巨創。庶幾大仇可復。國勢可張耳。普郡王大閱兵於法境。麾下驍騎。統約四萬人。步伐整齊。器械精利。進退疾徐。截然如畫。其軍容之壯盛。固大有可觀。不謂法人之來觀斯役者。落落如晨星。且家升黑旗。其意蓋不以賀而以吊也。普郡王聞之。出令緝巡。凡有曾升黑旗之家。罰其供養兵士六十人。再蹈是轍者。倍之。或三倍之不等。又在難士城。出令遍諭云。凡有法兵不加禮於日耳曼兵總者。逐之出城外。無得居於營伍。法京巴黎斯商人所設行鋪。向皆延日耳曼人。職繕寫。司會計。今概行除去。有兩鋪非法人所設者。亦願遵

循是例。凡所立商賈總局。

即粵所稱公司

日人毋許入其中。入則

其局立散。法京戲院。素多名畫。懸列殆遍。幾於以畫爲壁。蓋以飾觀瞻。誇博雅也。院中向多日人。以其工於丹青。稱爲長技。故言繪事。必以日人爲師。今以修怨。故亦不延之操筆。闔境法民。無不憎惡日人。普京聞是消息。卽以電報傳書法國朝廷。謂法民鄙薄我國人士。至於如是。亦太甚矣。我國人當亦如所待。以爲報稱耳。或謂普國不宜待法太薄。恐其報復之心愈切也。普人曰不然。普相正欲其切於報復耳。彼有報復之心。則此有防維之術。彼一日未嘗忘報復。則此亦一日未嘗疎防維。正以使日耳曼各邦。相聯之心志益堅。相衛之情懷愈固。彼法雖蓄有此圖。亦安得而逞哉。普之用兵於法也。

幾於戰勝攻取一切如操之掌握而獨於一必治彈丸之城未能下焉必治城屬於羅連郡中近比利時國邊境與蔑士甚為密邇普人以多兵圍之經月曠時竟不能拔和議既成此城猶屹然獨峙既而法人將其地割卑於普所有城中兵士一概撤回國中乃始整隊出城其鎗礮旗幟悉自攜歸為法之圍城中所僅見者必治城之軍士可謂善守者矣子輿氏有言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謂其能得天時如必治者蕞爾彈丸地利不足言然而不能下者蓋非獨得天時特能得人和耳法京自被圍以來常用氣毬傳遞消息共傳書二百五十萬封其重共約二千四百八十斤厥數亦可云鉅矣

法京被圍之時所有內外往來信札悉已阻遏不通乃用鴿從空傳遞先將各書信以影像之法照出其字至為細微每幅長一寸廣一

寸半其上之信不可勝數漸湊集為一巨幅大約長至二尺廣至二尺半字小如絲目力幾不能見須以顯微鏡窺之始得明了又英京郵報總局曰泰晤士所出之紙流行天下歐洲各國無不閱覽憑為標準則自普法構兵以來法京被困消息難傳總局中人將日報所載近事關涉法國者以照像之法印於薄紙長一寸二分廣八分其字小於芥子微於羅塵始視之不親一字及以顯微鏡窺之乃字畢見其傳入法京及波茶新都並各圍城中皆藉鴿遞此視法京用鴿寄書事雖略同而倍為奇巧心以愈用而愈靈法以愈運而愈妙而事亦愈奇矣

三月十一日法國總理外部大臣發孚與普軍師毛奇立接運被俘將士回國之約所列各條款如下一法國船舶如欲駛抵咸北埠及布理馬蝦雲埠先需申告普京兵部大臣接信三日之後普京兵部大臣即將所俘法兵交還法國由布理馬蝦雲埠交出一萬人由咸北埠交出一萬四千人二法國若用輪車裝載則所俘法兵路費當由法國支給法國又當遵照別約給送所俘日耳曼人回國三凡輪車回法之日其所經道路當由蔑士往沙厘威兒由士打拉士卜往蘭厘威兒由

普法戰紀卷十一
備道館
毛魯高士往威蘇兒。四法國可於沙厘威兒。蘭厘威兒。威蘇兒三處地方。設立官員。專司供給被俘法兵。回途衣裝食用。五凡有法國滿期兵勇。係屬鄰郡者。法官可准其在此三處地方消差。其餘所有釋出兵勇。無論滿期與否。俱用輪車。載至普兵戍守地方界外。方行交付。所有未滿期之兵勇。照第三約款所議。俱載至魯華河左。六日耳曼官在此三處地方。每車交出法兵八百人。或一千人不等。每日以四車爲額。惟須法官儲備糧食。足以敷用。運至日耳曼境界之外者。方行交出。七若被俘法兵。以由丹尼麻利步行之。卑兒佛。爲跋涉艱難者。則可不必取道於毛魯高士。而往威蘇兒。八凡有法軍困於蔑士城內。及在別處礮臺者。日耳曼官可由沙厘

威兒。蘭厘威兒二處地方。照約交出。九必治城內法軍。由其遵照軍營事例。所有器械行李。及非屬於礮臺之軍具。一概準其攜回。其兵用輪車。載至蘭厘威兒後。卽由其境。載至非屬普兵據守之村鄉。初定約之後。普軍限於八日內。離華西路大營。普王亦擬不日廻鑾。仙河左岸所屯普兵。先行撤退。三月十二日。普軍離華西路。凱歌回普京伯靈。是日亭午。法軍往守此城。初普法議和條約中。其大端所載。於割地酬餉之外。尙須分給鐵甲火輪戰船二十艘。特有是說。而卒不果行。設使普有此船。日加製造。以蓄練水師。整頓兵備。其強當未有底止。卽在波羅的海地中海。亦可縱橫如志矣。蓋普之所恃以爭雄者。本在陸兵。而不在水師。今旣備戰艦。練水

普法戰紀卷十一
備道館
攻如虎輔之以翼矣。不益雄視歐洲乎哉。按法通國中。所有大小鐵甲戰船。凡六十二艘。大礮六百七十二尊。其礮皆重六百磅。可洞徑尺之鐵。陷至固之城。橫截於海面。無異於礮臺。以之收鎮守地方之用。誠海疆之至要者也。今普人雖未得法國戰船。而久嘗有志於此。近日漸欲擴充其製。特設船局。廣爲興造。因先製二艦。一曰亞多羅士。一曰那地刺士。極爲鞏固。其意在於肅清海洋。保護貿易。以備駛來中國之用。嗣後又陸續益製水師戰艦十艘。其中三艘。長廣堅利。數倍他船。以之決勝戎行。爭雄航海。固可恃之以無恐。其拔取水師員弁之法。爲尤詳。初試先第其優劣。優者俾授事於船中。以知其所趨尙。凡三載復令入學校肄習文武韜略。歷一

年有半。試可乃昇以百夫長職。一戰艦中爵秩相同者。必設數員。首選曰船主。其次則發號施令者也。次爲司舵。又次爲司礮。此四者各設一員。司夜者則有二三員。新行選授者。無所專司。因材効力而已。其爲水師員弁者。當調動船隊之時。指揮運用。必先具於一心。如審用藥之多寡。察發彈之遠近。詳識敵情。稔知敵勢。何者應用長鎗。何者應用巨礮。又如船上機器。事事貫通。船中製造。法法融會。其所以兼長旁及者。更不僅區區水師之務而已也。至其所尤要者。則在繪圖。天下各國戰船。必圖其大小長短。各處扼隘海口。必圖其險易深淺。知其易攻難進。明其抵隙乘瑕。一切羅列於胸中。了然在掌。然後臨機決戰。庶可以收知彼知己之効。嘗有普船

普法戰紀卷十一
中一隊長與英之水師員弁善。一日相聚而言曰。子英人也。英之水師戰艦。其虛實利鈍若何。子誠不及我知之深。雖英國極險之港。日耳曼水師。可以夤夜深入而不懼。其自詡稔悉地形。熟諳海道如此。普於弱法之後。猶欲留意水師。稱雄海上。不敢既勝而驕。廢弛兵事。其善於持盈保泰者。固爲別具深心。特是不域於才。而域於地。普國海口甚少。海疆亦無餘地。可以屯聚戰船。爲伏險出奇之用。此則邊圉爲之限制耳。普法軍務既竣。普相俛思麥遂御輪車。馳驛而歸。行抵扶洽佛境。官民皆立迓於道周。閨閣中之來觀者。亦相屬於途。普相遂下車。與地方官相見。執手互相慰勞。講論普相曰。藉國家威靈。吾王如天之福。誕奏膚功。聲聞遐邇。今者載戢

干戈。重脩玉帛。言講舊好。再結鄰歡。鎖兵氣。爲日月之光。整凱歌。壯風雲之色。不佞之別家園。而旅敵境者。已七閱月矣。征車遄速。得著歸鞭。沿途所歷。殊有足以蕩襟懷而悅心目者。天氣清明。惠風和暢。頓覺筋骸健爽。神志安娛。憶居法國。正在春時。化日初長。百物皆媚。花含苞而欲笑。柳舒稊以將眠。到眼芳菲。殊可人意。所覽郊原風景。迴殊於故都。惟蔑士一境。差爲近之。殊令人動離鄉之思耳。衆聞其言。皆爲神往。有曰。壯哉此游。惜不得相從耳。雖爲公相執鞭。亦所欣慕焉。普相因顧問官民曰。興此大役。扶洽佛一隅。所損人數幾何。衆因具告之。轉叩在法軍情。普相畧爲條舉大要。因謂。今留戍兵駐守法國。俟酬餉既畢。方行撤退。所據法京之地。僅

及其半。然法人則欲我全據京師。以除內亂。言竟遂行。經賢潞馬車驛。暫憩片晷許。普相與來迓者。畧爲言談。有一商進而言曰。公相爲國宣猷。賢勞倍著。商等良深喜悅感謝。公相隆恩。永不敢忘。願公相壽逾期頤。再增五十載。爲國干城。藩屏王室。丕佑我民人。長享昇平。永無爭戰。普相虛衷稱謝。商人曰。公相過返普京。行程迢遞。竊效野人獻芹意。藉佐公相晨餐。幸鑒納焉。乃於行篋中。出一法製豬腸。孔脩且巨。普相命隨從接受之。因笑問曰。此爲扶治佛之風物乎。曰非也。此更勝於扶治佛。乃葛丁特土宜也。想貴人食前方丈。珍錯盈盤。未必嘗此田家風味。故以爲獻耳。因詢普王鑾馭何時可返。普相答以十日間卽將回蹕矣。商人又詢普王起居適

普相友人至。遂別之而行。猶聞其在後呼曰。望公相一路福星。商人蓋業麩藥者。其誠樸之態。宛然可掬。三月十七日。歐洲列國公使。皆自波茶回駐法京。是日。普王鑾馭言旋。竟抵普京。伯靈其護蹕者。王子郡王軍師而外。皆隨征之文武臣員也。時普后已躬率各女官及侯爵夫人。至威柏輪車驛。恭迓乘輿。舉朝大小百官。咸祇集於此。翠華旣至。萬目仰觀。供悵之盛。炫耀一時。普王旣出輿。臣民呼萬歲。歡聲震天地。咸謂我王成偉績。建奇勳。晉徽稱。闢疆宇。榮威播於瀛海。聲名浹乎寰區。實爲前此之所未有。一時頌美之聲。載於衢路。至夜彩色絢雲。燈光奪月。艷舞濃歌。聒耳耀目。富麗輝煌。莫之與埒。二十日夜。復張燈市。普王往幸梨園。縱觀樂部絃管

笙簫之音。和諧並作。舞蹈謳歌者數百人。珠喉宛轉。響暖春光。翠袖迴翔。冷攜秋雨。蓋極一時之盛焉。二十二日。爲普王七袞有五萬壽聖節。是日鼓吹大作。按部喧闐。廷臣入宮覲祝。車馬繹絡。不絕於道。普王大宴群臣於御殿。天厨珍食。爨玉炊金。筵宴之隆。殆無與比。王子親往校場。大閱士馬。於時戈戟森霜。刀矛耀日。軍容整肅。眞如茶火。普王命駕幸觀。嵩呼之聲。如雷轟耳。地爲之動。入夜燈彩朗耀。如前夕。聖壽之前一日。普王御朝。誥諭群臣。其略曰。朕自躬親戰務以來。與爾臣庶久踈。茲幸凱歌捷奏。復理萬幾。偕汝諸臣。接見堂廉。咨論治道。感荷上穹。仁慈廣覆。俾我軍迅奏膚功。咸昭果毅。凡在蒼赤。皆獲抒忠勇。竭悃忱。以宣勞於家國。伏思我烈

祖烈宗。創垂綦善。曾使南北諸邦。聯體同心。協於克一。今日者日耳曼版圖。合爲一家。仍如疇昔。自此當臻富厚。致盛強。併力一心。保我邦基。戰於法疆。踴躍用命。無畛域。無異視。惟忠惟義。爲國長城。遠志鴻圖。以此可見。我日耳曼永爲自主。均強弱。同盛衰。齊風俗。一政治。不基孔固。天命惟新。從此兵甲益精。疆圉日擴。永保歐洲於昇平。曩者黑海之役。波靖瀾安。皆我國持平。調劑之力居多。凡在歐洲各國。罔不聞知。此足見我國家樂與諸國共享。綏安之至意。顧爲今日計者。莫若先愈百戰之瘡痍。登萬民於衽席。並以通國之民心。致謝授命疆場之忠臣義士。惟望汝衆肅紀綱。盡職守。畢圖維。以致富強之効。茲者建議之期。因構兵隣國。未免稍爲稽延。

所立新例。必交爾衆。共相裁定。然後頒行。往歲十一月五日。聯邦之約。再命汝等。爲之參訂。各邦爲軍務所捐費項。當自酌核總數。復行定奪。汝等當如巴華厘亞所請。另立新例條款。法國所酬餉項。若何頒給。仍俟汝等裁處。不日卽將戰時。所撥度支核計。交還新割之地。遣員前往勘察。卽當設法置官統轄。其沒於王事者。宜加惠於其妻孥。量予體恤。凡屬各邦。皆同一例。以其均屬爲國戮力。不宜歧視也。咨爾有衆。我國家在今日。有若新造邦。合日耳曼之疆宇。人民而爲一國。與日滋大。奕世用康。戰勝榮威。訖於遐邇。所望天錫純嘏。永享隆平。無疆惟休。垂於後嗣。普相俾思麥。以德高望重。朝廷懋嘉。乃勳進封王爵。並賞參刺士一百萬枚。

按每參刺士值呂宋銀一圓中四之三

酬庸之典。獨極其隆。而普王猶以爲未慊於志也。蓋以普王之擴皇圖。成帝業。雖資群策群力。而總理政府。輯洽鄰邦者。實惟首揆。俾思麥之功居多。溯自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以勝塊地里亞。論勳晉階伯爵。又賜參刺士五十萬枚。以旌厥勞。俾君遂於波麻蘭尼省。購華善庄地一區。以爲別墅。樓臺藻繪。山水清幽。休沐之暇。藉供遊玩。以榮君賜也。茲以勝法大功告成。晉秩賜金。大加獎叙。而普王眷念俾君。締構鴻基。恢張駿烈。所以爲國者。賢勞備至。當必賞酬格外。乃以褒善地方哥羅多全庄。賜於俾君。以示優寵。其庄約值參刺士銀錢二百四十萬枚。每歲租稅所入。約可得參刺士十二萬枚。又於羅恩畢城。賜地一區。爲俾君別業。歲出物產。約計佛狼

一百萬。按羅恩畢城。乃前者普勝顛麥時。顛麥人割以
 與普壤者。俄而普又勝壤。是城遂專歸於普。故普王得
 用以賞功。其所賜皆由普王斷自宸衷。不經議院商核。
 嗚呼。外收敵利。內固邦基。俾君之功偉矣。所以錫土分
 茅。給園賜第。有加無已。普王之所以優待功臣者。亦於
 俾君首屈一指焉。他若毛奇。高斌。窩特。扶蘭。昔嘉。皆賜
 參刺士八十萬枚。將軍以下。優賚有差。其餘大小員弁。
 咸有厚賞。誠可謂不次之隆。頌非常之寵。貺矣。是役也。普王
 論功行賞。極
 加禮貌。以優異之。普王軫念戮力疆場。沒於王事者。未
 克躬逢褒功盛典。特命廷寮將陳亡將佐兵勇。從優議
 恤。並錄所遺子女。月給官廩。供其養贍。由是陳亡者。雖

為優隆。議政局定議賞款時。撥參
 刺士四兆。以與將士用酬大勳。

不得邀賞於生前。而亦食報於死後。亦可無憾於九原
 矣。普王於既頌恤典之後。更詔令普京民人。素服五閱
 月。以志其死事之勳。普相俾思麥既回國後。將使同軌
 之治。盛行南北。日耳曼諸邦中。親蒞邊圉。採風問俗。輪
 車公司。特以輪車一乘。饋與俾君。曰。俾以代相。君玉趾
 無過勞焉。俾君笑而受之。蓋普相為國人愛戴如此。普
 王既撤師凱旋。歐洲列國。皆遣使往賀。英亦預焉。蓋以
 姻婭之親。特厚之也。法自兵敗民亂。國蹙王擒。諸國吊
 慰之使。恤問之書。未嘗一至焉。英亦未遣一介往焉。論
 者謂。歐洲諸國。既謂自居局外。兩不偏助。則於事平之
 後。普故宜賀。而法亦宜吊。待之之道。方得為平。乃一則
 接迹於其廷。聯袂於其朝。一則闐然無人。不通行理。不

獨無憑軾於其郊者。更無傳書於其國者。抑何厚薄之懸殊。炎涼之迥異。相形之下。未免難乎爲情耳。是月。英京倫敦。大闢議院。英女王鸞蹕親蒞院中。籌議國事。首言。普法兩國現已議和。共敦輯睦。朕爲祝謝上穹。歐洲自此可享昇平矣。大兵之後。必有歉歲。法自去年七月。搆兵啓釁以來。地方之被蹂躪者。不可勝數。所有種蒔之所。牧畜之場。葡萄之園。殘毀焚燒。目不忍觀。今雖干戈已靖。而外難甫平。內變將作。一至明歲夏間。青黃不接之時。將何以度日餬口也。法之元氣凋傷。恐不數十年。未易遽復也。前法王拿波崙第三。廢居日地。體中不豫。想當去位失國之餘。禁錮敵境。憂愁感憤。伊鬱誰言。而年齒已暮。逆境難堪。故致有此恙。未可知也。普法盟

成弭憾。法王置身局外。自此遂釋法王於加須兒。聽其遄返故都。法王以盛衰轉轂。富貴無常。風月依然。江山如夢。不復繫戀於舊疆。意將寄居他國。以爲寓公。三月十九日。由普境威林蘇。命駕往英。加須兒總督親爲護蹕。送之出境。至比利時國界。始與法王執手殷殷致別。所以盡居停之禮意。甚篤至。維時隨從者。法之妙律王子也。翌衛者。法之文武臣僚也。主若臣相與驅車。由比利時。直指阿士甸。二十日申刻。已抵其境。乘輿假館止宿。客途長夜。旅思縈懷。翼辰。法國僚屬相與返國。君臣話別。相顧黯然。法王遂乘孚蘭特輪船。渡都華河。是船乃比利時王所備。以供應者也。都華河與英境相距。僅隔七十餘里。輪船甫抵英國發海口。法后偕王子立俟。

音法戰紀卷十一
岸側。蓋先得法王書。知鑾馭臨於此日也。天倫骨肉。暫
話團欒。不覺悲喜雜乘。涕泗交流。法王登岸。聚觀者如
堵墻。多有摘冠以示敬迓者。未刻。法王偕后及王子從
官。由都華河濱同乘輪車。直往柘里哈士。至時僅申正。
法王雖閱歷風塵。而天顏壯健。如疇昔。玆以運會變更。
天家富貴不再。縈諸寤寐。殆將以柘里哈士爲家矣。論
者謂法王以垂暮之年。處至憂之境。已歎年華老。我復
嗟貧賤逼人。回首故都。儼同隔世。所謂一彈指而滄桑
頓易者。其將何以爲情哉。然法王之得國。由於創業。而
非由於守成。則自我得之。復何妨自我失之。自達者視
之。亦復何所憾哉。初法王將至英國。日報議所以待之。
或謂拿波崙朝已廢。則不得稱之爲王。然向時固嘗南

面爲君。與列國盟會。聘問相往來。今雖一旦失位。亦不
得遽以民視之也。若於其來時。絕不爲禮。弗加欵納。未
免太爲寡情。若欲欵之。則於周旋晉接之間。未審何所
適從。其來時。或可遣廷臣以迎迓。至於遺書慰藉。則亦
甚難於措詞。况於相見之際。將以兩君敵體之禮行之。
抑視之如亡國廢王。不復隆以禮貌乎。此於權衡輕重
之故。甚費躊躇矣。或又謂拿波崙第三。非有蒙冤負屈
宜爲我國所敬禮。又非縱惡殃民。乃爲法國所驅逐。跡
涉兩歧。論難一是。論者又謂法王拿波崙第三。必當易
姓改名。潛身匿跡。以終天年。一若前時未嘗爲王者。不
宜復戀顯榮。徒增指摘。否則實之不存。名將安傅。恐轉
貽人笑也。此數論者。使法王聞之。當必淒然墮淚。泣數

行下。不勝今昔之感者。然英王之待法王。一如向日。儀節無少減損。三月二十七日。法王見英女王維多利亞於倫敦。以禮相接。頗極欵洽。云蓋英王以為當法全盛時。曾與法王互相往來。今不可以盛衰易志。而遂不之禮也。法王既寓居於英。英人多欲見之者。或卑詞往謁。執禮甚恭。法王弗耐酬應。皆辭弗見。好事者乃於法王寓室相對之地。編蓬作屋。誅茅為簷。欲觀法王者。便可宴坐其中。以覘王之出入。嗟乎。釁起鄰封。已委山河於罔顧。在法王當必有不堪回首者。而觀者猶為之寓目不置。英人其真選事矣哉。三月二十九日。柘里哈士火。距法王寓居尚遠。法后王子皆乘車往觀。法王親率從人。助眾撲滅火燎。居民咸頌法王之仁。云法王子魯易

士年甫十七。頗善經畫。以金錢二萬枚。在英國蘭嘉士特省購屋一所。宏敞壯麗。殆埒王宮。雕甍畫棟。烏革翬飛。曲檻洞房。透邇相屬。其中陳設之物。玩器用。備極珍奇。蓋於未出亡前。已在法官取出。貯存於別處者也。在瑞士國中。向有物產。法王子盡行鬻售。約得金錢七萬枚。云。當法王子從軍至。意謂可以勝。建功。及三戰三北。乃知事不可為。於是法王退駐師丹。王子遂回法京。知法京中人。心已變。遂遷其宮中。所有寶器。航海至英。故今日一切服用。猶不至於貶損云。或謂法王子身居儲貳之尊。時際昇平之日。乃能為此狡兔三窟之計。豈逆料國將有亂。而故為此舉耶。夫亦可謂智矣。法國日報主筆之士。論法軍士之不可用。一日偶入法都。中有一酒樓。見有法國兵總三人。同坐小飲。雄辯高談。意興方劇。旋有法兵六七人。亦來入座。與兵總相去不甚遠。甫入時。佯若不見。不與兵

總摘帽爲禮。坐既定。卽抗聲而談戰事。有兩兵故揭兵
總之短處。論說津津。兵總立其前。欲使見之。兩兵縱談
如故。此皆贊士旗下之兵也。其桀驁不馴如此。統率此
等軍旅。臨敵赴戰。而望其克捷攻取。蓋亦難矣。普人所
俘法國兵士。漸次釋還。聽其自便。於是有在普國中。娶
婦成家。不願再還者。有之。但甚少耳。或在普國占籍爲
民者。亦有之。或私自逃竄。無所歸著。因而飢餓鮮食。爲
盜縱掠者。紛然不絕於道。雖或擒或殺。或爲之解散。然
終不能治也。於是普之四境。騷然不靖。劫擄貲財。勢殊
猖獗。居民固莫可如何。卽守土之兵。衆寡懸殊。亦猝然
莫禦。普人乃集兵治之。被獲者時或一人。二人居多。蓋
未稔道里。故執之甚易也。計普人所俘前後不下四五

十萬。今以纍囚之餘生。猶復狡然思逞。其悍惡性成。已
可概見。設盡驅之歸於故土。而不善爲之所。妥加安將
置。必至聚而爲變。然則法之爲國。固甚難矣。普國論功
行賞。一秉至公。無濫膺。無妄授。大小咸當。纖悉靡遺。是
以文武臣工。莫不競勸。有福堅士田者。普之宿將也。年
邁古稀。胸懷智略。當普法構兵以後。普王以其老成持
重。特簡爲留守海防大臣。鎮守波羅的海一帶邊防。法
國水師戰艦。聞其設守之儼也。不敢逕前。是以卒不得
逞。普國之得以專力於陸路者。福堅士田之功也。茲以
撤師奏凱。錄功加賚。普王見其調度有方。設伏有法。皆
中兵家要害。特優詔褒之。曰。不有行者。誰攫鋒鏑。不有
守者。誰扞疆圉。嘉汝有能爲國柱石。用錫黑鷹品級。加

於汝躬。汝其受之母。忽聞是品。乃日耳曼武功之極尊貴者。福堅士田得邀斯賞。蓋異數云。普國自經戰至今。細核兵費。約用麥刺士二百八十六兆四十九萬三千四百九十七枚。每枚抵呂宋銀餅四分之一。然則其數亦巨矣。法國統領爹亞。諭於議政院曰。法自與普魯士前後用兵以來。所糜軍需。約費佛狼三千兆枚。其所用較普。幾五倍之。今計法人所貸國債。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共五百七十兆磅。去年七月。普法兵事起。與民間貸三十兆。以供軍中餉糈。迨大戰師丹之日。國債已盈六百兆磅。至十月間。護國廷臣。以軍需孔亟。復貸一百萬磅。及和議既成。當先酬普餉二百兆磅。此外修復城垣。整理鐵路。籌備一切善後事。宜非一百兆磅。不足以敷

用。自此國債當增至九百兆磅。但計每歲納息之資。已屬匪輕。故國餉不免於支絀矣。普法和約條款紛繁。其經兩國大臣斟酌權衡。悉歸之至當盡善。固非一朝一夕可定。五月十日。普相俾思麥。法國總理外部大臣發孚。於日耳曼國扶洽佛城。書名畫諾。和約之舉。遂為竣事。於是兩國悉按和約行事。日耳曼所留士馬。大半撤歸本國。退離法境。所據法京諸礮臺。所俘在陳諸將士。悉數交還。法國所獲日耳曼商船。亦均釋歸。一俟和約諸款。清釐既定之後。日耳曼軍士。仍留據法國三城。其一俾路佛。其一難士。其一朗威。原議法國償餉之項。乃佛狼五千兆枚。今日耳曼自願核減五百兆。蓋為購買割界內普國兩郡境內統計法之酬於普者。為佛狼四千五百兆。法國已

輪車鐵路之資

書貸券。交呈於普。約於一年中無論向何國乞貸。有願貸者。其項卽歸法國所償。七月十二日。法國交酬餉銀於普。計佛狼五百兆。日耳曼戍兵。陸續離境。普王自稱帝後。爲南北日耳曼主。自此始稱何軒疏倫朝威林第一。定公舉之法。十萬人中得公舉一人。得預推舉者。以三年爲期。國中設兩議院。一議政。一議事。各邦公舉人員至下院者。計三百八十二人。入選至上院者。計五十八人。普得十七人。巴華厘亞得六人。戈添畢得四人。巴甸得三人。希士得二人。其餘諸邦均得一人。設官八部。以總其成。議院所定條例。頒諸部臣。權衡斟酌。以決可否。和戰之事。普王可以獨自主持。然興師用衆。所關倍重。若非係敵國來侵。則當先與議院籌商。然後施行。至

定盟約。接使臣。權皆操之自上。其所設八部。一兵部。二外部。三內部。四商部。五戶部。六工部。七刑部。八農部。每部正副四人。外部中如巴華厘亞塞慎尼戈添勃。均遣員入內辦事。此普國稱帝後。新定章程也。普法交兵。七閱月。歐洲各國。既爲震動。而外地屬埠。亦時爲騷然。不靖。兩國之人。每聞勝敗消息。憂喜各異。無不自顧其私。安南細江一郡。法國屬地也。日耳曼人旅居貿易者甚多。中有日人。思欲取此一埠。以自便者。屢將情勢虛實。申報於朝。謂其國中。人曰。若爲普計者。莫如速取細江一埠。以爲東道主。則東方之貿易。可興矣。事洩爲法人所獲。於是卽下逐客之令。限期遠徙。所有日人。緘封書函。概不代爲投遞。附信者。必先自啓封。明示。然後轉達。

蓋以嚴慎機密也。初普人始意欲取安南細江郡。或取南洋檳榔沙厘島。以爲商舶至東方者有所停泊屯儲。此兩境者皆法國屬地也。後以航海兵艦遠出法國下。則縱取易而守難故。其謀遂中。輟云日本居於東瀛。與歐洲諸國通商。普法兩國公使皆駐劄其京師江戶。普法戰事既興。日本自謂局外國兩不偏助。普法公使素不睦。至是遂挾私怨。以相齟齬。普使移文於法使。請其將橫濱地方所建之兵房爲獻。並其中所有之鎗礮輜重。盡行輸納。設或不然。則不得不整頓甲兵。以與從事。法使置弗答。普使先以是書呈日本總督。總督曰。此普使恃強妄行也。但客在我國中。不可使兩不偏助之舉有所不行。我國所奉持者。惟知此理而已。因商之英美

二公使亦皆以普使所請爲未平。謂其說甚謬。我必助貴國。從中力拒。普使告於日本曰。法今兵敗王擒。國中無主。曩時和約。豈得爲憑。行將廢耳。何用守焉。法豈尙能報復乎。貴國懼之。奚爲。遂揚言將與海中所泊法船決一戰。於時法有戰船三艘。普有戰船二艘。俱峙海中。終日備火利器。若臨大敵。俟命一下。立即從事。於是各國公使咸集籌議。英美兩國特諭水師提督預爲之防。如有妄行舉動。有傷兩不偏助之義者。卽爲彈壓禁遏。日本總督亦告於普使曰。如必欲戰者。請往泊海外。在敝國境中。斷不可行。嗣後普法兩國卒未果戰。想惕於公論所不許。而後止也。太平洋中有法國根砵根砵英國語。即砲艇也。小輪船兩艘。正在駛行。忽遇普魯士兵船驟至。遂與之

普法戰紀卷十一
一
備述
轟擊相持數時許。兩根砵竟爲普船所擊沉。此兩船中一載小礮四尊。其礮彈重十二磅。一載小礮二尊。其礮彈亦重十二磅。中礮一尊。其礮彈重二十四磅。而普之兵船。船堅礮巨。故不能相敵。竟至沉沒云。其洋面近亞美利加境。法故有屬島在其處。一聞船爲敵擊。卽時發遣水師。駕至捷之船。尾踪往追。則已不及。香港一隅。英之屬地也。正月中旬。忽來法國兵船兩艘。駛入界內。停泊。英國駐劄總督。恐其選事也。諭令駛出海外。乃避往九龍對海。英領事官移書兩粵制軍。傳諭九龍協鎮。請法船遠離協鎮。旋即往問。法船早已駛赴大洋。蓋香港爲通商重地。各國商人貿易往來。皆在於是。奇琛珍貨。無不畢集。故必急爲之保護。誠恐法日不和。一有非常。

則疎虞之咎。所不得辭耳。此防患於未然。杜害於未萌。法之至善者。亦西國之例。所當如是也。普之攻法也。軍聲所至。法人畏之如虎。聞風鶴之警者。幾於草木皆兵。班地沙厘者。法國海隅屬地。其地附近天竺國。自普法構釁以來。人心皆凜凜戒懼。慮普人之出輕兵襲之也。一日適有英國兵船駛至。埠中人士遙見船狀。色然驚曰。此普之戰艦也。迨聞英船鳴礮聲。益駭曰。此殆普人來攻我也。於是婦孺皆驚。茫無所主。守土官以身荷軍旅之責。不可不出禦之。遂倉黃命衆。結束戎裝。及行列既成。兵船已近。猝覩之愕然曰。此英艦而英船也。適從何來。遽至於此。於是驚定作喜。始悟英船升礮者。非相攻。實致賀也。衆人疑懼之心。一時冰釋。莫不啞然失笑。

普法戰紀卷十一
迨普法和議成。傳檄境外。各地普法商人聞此信音。皆升旗燃礮。互相慶賀。或謂自此共樂昇平。無相猜怨。當必仍敦友誼如初。三月九日。港中日耳曼商人乘鄱陽輪船。駛往澳門。作竟日遊。藉以曠懷騁目。船桅高張。旗幟如林。諸商人無不喜溢於中。樂形於外。較諸尋常駕舟以游覽者。判若霄壤。徧遊而歸。則已宵深矣。五月二十一日。日耳曼人之商於孟買者。以大功告成。設宴慶賀。遙祝普王聖壽。並頌王子軍師勳庸。一時無不畢赴。備極其盛。普法之戰。死傷不可勝紀。其戮力於王事者。或則肝腦塗地。或則瘡痍徧體。西國都人士。惻然憫之。集衆捐貲。以爲醫治養補之需。外埠屬地。無不踴躍踵行。殊不以彼此分畛域也。香港一隅。約捐一萬數千餘。

金。嗚呼一將功成。萬骨枕藉。兵凶戰危。生死一道。微論敗者所不能無。卽勝者亦在所不免。是以聖王建必克之威。無日不忘戰。而體好生之德。可百年不用兵。卽不得已。而從事於干戈。亦必有道以處此。獎生錄死是也。古者戰務旣竣。存恤死難之家。蓋旣重勞其力。自不得忽置其身。所以恤軍之典。國有常經。此則出自國人。施諸鄰好。尤爲不可多得。夫當道念疆場之效命。恩在典中。而旁觀憫鋒鏑之餘生。惠流格外。西國之厚誼高風。誠不可及也。自來用兵料敵。貴乎知彼知己。然後能百戰百勝。若法者。非徒昧於觀人。而並昧於審己。徒有伐普之心。而不能早爲之所。反使普得以爲備。若普則外示之以無事。而內實未嘗一刻忘法也。此所以法蹶而

普興也。然莫謂法無人也。當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八月。法有武臣士都斐兒者。由普京飛章入奏於法王。其時普法猶未啓釁也。其略有云。窺普國意見。已知我將擊之。近在旦夕。惟其所志廣遠。無日不訓練士馬。整頓戎行。以期有恃而無恐。其雄心所蓄。雖無旁見側出之致。而自識微者觀之。不啻洞見其底裏。蓋事雖未行。而機已預兆。然據論者謂。普本無心擊法。因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普攻奧國。克之。法人因此懷忌嫉。構猜疑。凡遇普國略有舉動。輒曰。彼將攻我。於是普人逆知我國之心。將發難於不日。而慮爲我之所乘。故日惟練兵以待我。日耳曼有兵百萬。刻日可以雲集。若我則起傾國之師。亦不過六十萬。加以日耳曼南北諸邦。一德同心。智慧

學問。迥異尋常。忠於爲國。勇而忘身。若法則正與之相反耳。瞽於目盲於心。欲以欺人。適以欺己。軍士不奉約束。素爲國人所畏惡。其在營伍也。名實不相副。紀律不相守。器械不相習。上下不相得。跳蕩拍張。桀驁恣肆。徒涉矜張。妄詡矯勁。實則不可用耳。譬諸石室。普以素石築成。雖不事彫琢。而鞏固非常。法則玲瓏嵌空。倍彰華美。而石質不堅。動卽腐落。設非力求整頓。量爲變通。明揣敵情。恢張國勢。興學校。肅軍行。然後可救其弊。而決勝負於一朝也。法王得書。置弗省。而終至於敗。按法國有洞察敵情若此之人。爲之上書於朝。敷陳明暢。而法王猶不感悟。尙與普拒。其故何哉。蓋當時法廷持議者。皆謂多歷一日。則法國更壞一日。普國更固一日。法王

殆狃於是論。故乘勢速興。不欲歷久而轉積於敵歟。然亦可謂未嘗自量者矣。論者又謂法兵若農夫。而統兵者如僧衆。殆以耨鋤非攻守之具。而僧伽非韜略之流。徒增笑劇耳。嗚呼。用兵料敵者。不能爲人所不能爲。而又不能忍人所不能忍。徒以疑慮所積。急於嘗試。於是己之所宵旰策畫者。人又豫張機穀。以俟其入。卒至一舉手間。卽已僨事。如土崩崖。如水決防。非一朝一夕之故。積漸使然也。說者謂從來兵凶戰危。固未易操必勝之權矣。不知勝小敵易。摧大敵難。兩雄相角。大敵當前。能偶勝而不能屢勝。能小勝而不能全勝。能奏豐功於一時。而不能制其死命於後日。且卽曰勝矣。曠日時。糜餉糈。師勞力竭。財彈民痛。而後能克。則亦不足爲異。彼

夫因壘者。五旬而不降。破斧者。三年而始下。以順伐逆。以強攻弱。尙至於此。今觀於普之勝法。有足述矣。當其攻法之初。兵非有法之強。財非有法之富。徒以將略如神。廟謨先定。和強鄰。聯小邦。而後能東顧無虞。西征克集。言執醜虜。迅建宏勳。設使遠不能輯。協俄羅斯。安知不乘機伺隙。以擣我虛。近不能聯絡。戈添畢巴華厘亞。則又安肯併力一心。以張我勢。夫如是。乃能犄角互應。奇正相生。或攻其偏。以攜乃心。或伐其表。以孤厥助。運用獨妙。變化無方。故於七閱月間。建此非常之殊績也。功偉於該撤。羅馬王威震於拿波崙。指法前歐洲之中。疇其匹哉。聞嘗論之。泰西治兵之法。當推日耳曼爲最善。其法自二十歲以上。注入軍籍。當兵七年。其始三年爲前

隊用以衝鋒陷陳。後四年爲二隊。卽爲餘勇。所謂餘勇者。必俟前鋒軍士有死亡缺額。始於隊中撥以補數。否則臨陳直前。非其任也。顧此猶屬兵家常法耳。所稱善者。乃各鄉落中。自成一隊。隊中之衆。非兄弟親戚。卽比閩族黨。其平居無事時。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迨乎身在戎行。有不同心戮力。殺敵致果者乎。子弟之衛父兄。如手足之捍頭目。故能指臂交助。心膂相資。存亡與共。憂戚攸關。必不至臨難各圖生存。自能使一軍自相固結。此治兵之要務也。至於演習訓練。則又不同。凡陸路步兵。必先深明乎進攻退守之訣。築礮臺。扼險要。相地利。列陳圖。甚且繪敵營。通數學。皆於無事之日。練習精利。措置裕如。然後臨敵。乃能致用。若統兵員弁。則

以世家子爲之。非歷練老成。學業貫通者。不足以膺其選。是以日國爲將者。皆出於專門名家。以武世其職。夫豈他國所能及哉。五月二十二日。日耳曼下議院。建議新例。將所割法國之亞魯西士羅連兩郡。隸入日國版圖。設官員二十八人。立例撫治。當集議之始。普首相俾思麥。先作而言曰。溯自十閱月之前。國中人心。無一欲興戰鬪者。但外患一起。而衆志成城。舉國併力一心。與法從事。以圖自保。故得遂有今日。我嘗曠觀事勢。洞察機宜。知前日法之所以強。普之所以弱。實係乎地利矣。亞魯西士郡一爲法人所有。形勢雄峙。有如高屋之建瓴。法卽可藉此以攻我國。猶憶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八月六日。法國致書我朝。令將美賢士郡割歸法境。否則

兩國兵端必由此啓。是亦思闢土疆。拓地利。以取豐於鄰封也。後幸法王不豫。遂不果行。此次普法構釁。局外諸國。致詞勸和。至再至三。始令法國盡償所費軍需。而將扼要諸礮臺平毀。議既不合。遂寢。於時我國所堅持力索者。尤在地利一端。必使法國所持以攻普者。稍有削弱。始可相從。故勸者從中復進一說。謂將亞魯西士羅連兩郡。永爲局外之地。俾我國可紓敵患。但局外者。雖如此置詞。恐久之而局換時移。殆亦不能永居局外也。是以前後所議。悉置不行。而所索遂成。今者交割兩郡。隸我版圖。用以保衛歐洲。共享昇平。雖此兩郡人心。尙未臻於畫一。究屬我日邦之遺黎也。其忠懇強毅之氣。皆我國所自出。幸國家如天之福。克復舊土。還我故

民。望議院大臣。亟立善法。以資撫馭。衆皆曰。敢不敬如命。自此普法盟成。普法和議既定。英國有大臣拉思理者。子諱以年老辭位賦閒。曰。擊普之崛起。特著一書。以彰獨見。其言曰。國之興也。雖由人事。然彼蒼必有默啓其機者矣。普國之所以強。皆顛麥激之至是。顛麥與日耳曼。土壤毘連。往時日耳曼列國。離而不合。地小而兵弱。多受歐洲諸大國之侮。而顛麥亦以雄強自逞。土里斯活恩地方。本顛麥之疆圉。而與日境犬牙交錯。日耳曼人之集處於其地者。亦已族類孔繁。顛麥廷臣。欲日民之盡隸其籍也。時露其意於誥誡條令之間。而日民弗從。於是加以虐政。屢摧抑之。尤甚者。毋許其子弟得入境內學塾。讀書。令其自行延師教授。且必家延一師。毋得以一師兼

授數家。蓋所以束縛馳驟之者。亦孔迫矣。惟是義之所
在。公論難容。列邦人心憤烈。同聲嫉怨。特猶懷忿不發。
未至於啓釁耳。自此積憾者。十有二年。英國廷臣。知其
將來必出於戰。預爲之慮。因告顛麥曰。衆怒不可犯。獨
力必難持。勸其勿復然。而顛麥弗聽。一千八百六十四
年。普顛戰事興矣。蓋日耳曼列邦。發奮爲雄。十年生聚。
十年教訓。而後迫而用之於一旦也。英始思與法國從
中排解。而法不能從。置之度外。此法之失計也。普人既
獲大捷。割其疆土。隸入版圖。如所割扶冷佛。乃其京師
也。顛至遷都以卑之。歧盧海日顛之要地也。普得有之。
而波羅的海所據益大。向使英法爲之勸和。止其兵事。
則普顛之戰必不成。而日後可無伐奧之舉矣。并可無

今日攻法之役矣。是則普之強。豈非由於顛麥哉。伐顛
激乎情。伐奧恃乎威。而伐法遂至於乘機藉勢。而莫之
能遏。彼夫擴輿圖以懾近鄰。驅盟主以來與國。普至是
已不可制矣。法蓋愚而自撻其鋒耳。向使無顛麥之勝。
則必不敢圖奧。無奧國之勝。則必不敢圖法。普之用兵
於顛麥。乃顛麥之愚昧。有以激之也。此殆彼蒼有意於
興普敗法。特假手於顛麥。以激其自強。未可知也。總之
一由於顛麥之暗於審己。再由於法人之疎於料敵。而
普遂雄於今日矣。法自以爲旁觀局外。而不知勢處剝
膚。卒之顛蹙。而法亦隨之俱蹶。哀哉。雖然。前車之
覆。來軫之鑒也。或恐英人亦陷法國之故轍。吾冀其當
不若是。今也。英國民人。忠於爲國。勇而忘家。但當奮身

普法戰紀卷十一
備敵。納餉養兵。恃此全盛之時。而爲之圖維布置。尙可及也。否則恐爲法之續耳。及今而謀之。尙無所懼。英國人心。雄猛踔厲。於此時加以訓練。鼓其忠義。整頓水陸兵旅。日爲演習。一旦有事。卽可雲集而響應。以英國地勢揆之。敵國斷不能以百萬之師。猝壓乎境上。何則。以有一海爲之阻也。敵欲圖英。必先整治戰艦。需日曠時。然我聞是消息。可以預爲之備。故在今日。蓄練水師。教習陸衆。以爲邊圉之藩籬。海疆之扞衛者。刻不容緩。有備無患。古人所言。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先志所述。皆我英國之所當師也。嗚呼。敵國禍端。已隱伏於今日矣。浸假而因循玩愒。以至於自弱。則傾覆之機。可以立見。俄已改黑海之盟。建築砲臺。增脩戰艦。益治水師。此意未

可測量。使其能守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法京巴黎斯之盟。晏然不動。則歐洲可長享太平。否則師出而土滅。兵興而壤弱。而英介其間。豈遂無事哉。英之大臣所論如此。其亦瞭然於列國之情。而明歐洲之形勢者矣。復有一西士。專論普相俾思麥智足謀深。圖與俄國合兵。以經營於歐亞兩洲。普則議取地里士。由漸而至於埃及。俄則議取印度。肆力於東方。兩雄並出。如虎而輔之。以翼如獅而予之以角。歐洲將自此多事矣。果其然也。不獨非英之福。實天下之殷憂矣。

普法戰紀卷十一

終

校合山田榮造

爾美其公誦實天不之類憂矣
與歐靡而千女廷與潮將謀自
其冬專突果其然也
兩城並出戰氣而捕之
一西上專備普將內恩委營
其衣親然其國空而四
與而則隱而美食其開
不健而潮而具享太平
否限而而五

